

■新作聚焦 陈福民散文集《北纬四十度》：

浪漫和抒情的历史再现

□孟繁华

北纬四十度是一个伟大的纬度，它穿过整个北中国，那是中国最壮丽的山河；在这条纬度上如果向两边望去，还有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大都市：罗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北京、华盛顿、纽约、东京、首尔等。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光顾这里的陈福民毕竟不是一个悠闲的游客，更不是来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G6公路两侧，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他心情大好也心事重重：关于这个伟大的纬度，牵扯出来的何止是悠长的时空，同时还有一个“文化历史概念”，那里还有盘旋于时空中的愁云和不安，还有诸多有价值、有说服力

判断他认为哪些人与事更重要。对于《北纬四十度》来说，上述人与事，在作者看来显然值得重新书写。我们知道，任何重新书写都是一种对话关系，任何书写者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杰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一语道出了“历史化”的真谛，那就是“永远的对话”。这个对话未必是对错之争，而是通过这个学科最优秀大脑不断的对话，使我们透过历史烟云，通过不断的再发现，对历史看得更清晰更透彻，也就意味着对现实和未来看得更清晰和透彻。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散文，必须以历史为依托，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文化散文”。

但是，《北纬四十度》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先在的优越就是可以想象和虚构，这是文学以历史为书写对象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条件当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表述与历史知识传播有相当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这一点让我很不甘心。“陈福民说的这一意思，在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二者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普通民众那里，《三国演义》的历史就是三国的历史，曹操就是奸雄，刘备就是厚道的君主，关羽就是仁义的化身。诸如此类至今难以改变。对“北纬四十度”做文学的再现，陈福民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一方面，他为文学赢得尊敬；一方面，他又为历史的真相被文学覆盖心有不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但是，好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在悖论和矛盾中展开的。读一读历史上与北纬四十度有关的诗篇，便一目了然。我注意到，福民在书写他心爱的历史人物时，诗史互证在文中不时出现。这一方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到陈福民这里，他借书生发愤不爽，古典诗词、当代小说、流行歌曲、民间传说，上下翻飞信手拈来。得意处驻足观赏慢慢道来，紧要处一笔带过要言不烦。“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著名的《出塞》诗，也是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借用王昌龄将军李广作为历代名将的代表，从一个方面



有力地传达了李广的深远影响。

书中讨论的关于历史观的问题可能尤为重要：“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种争执在学术上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个伪问题，但仍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很恼人也很有诱惑力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没有能力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读过的历史著作、与历史有关的文学著作，记述的都是什么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具体的人；“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当然也被提及，比如在农民起义的时候，但是，起义过后，获得尊位的那些人，又成了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的英雄都是具体的，有名有姓，从出身到功业不仅详尽而且生动。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讲述者如此的用尽心思？那潜隐的膜拜心理几乎就是呼之欲出了；但“人民”只是一个数字，他们的形象只是模糊在20万或60万的大军里，或者说，他们是无从被记述的，当然也不会有谁记得他们，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体性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先在条件。因此，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因此汤因比说一个伟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

家。即便是重视客观性、重视材料的历史著作，也因为材料选择的不同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当然，《北纬四十度》不是一部专门讨论历史观的书，它是一部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历史关切的书。

一个“60后”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热爱话剧和歌唱的曾经的文艺青年，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就这样选择了北纬四十度，前后考察和写作了四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浮躁和功利的时代，其思考时间之长和写作用力之勤，都足以令人敬佩不已。另一方面，他选择北纬四十度几乎是天下，再也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辽阔更悠久，再也没有比这个场景更适于思索和抒情。几千年的历史，任凭你思想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巨大的空间几乎就是天下，任凭你音域多宽多长，从“胡风似剑瘦人骨，汉月如钩钩胃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昭阳。”一直唱到“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哟”。这是陈福民的青春之梦和文学之梦，梦想是巨大的内驱力，它让一个人在天高地远的北中国游走不止，在千年古道往来穿梭。他抵达了他的目的地。一切已经结束，但一切都还没有过去，那横贯北中国直上重霄九的G6公路，就这样一路撒下了一个歌者关于“北纬四十度”的歌吟。

■关注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他的作品具有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倾向，或者叫做主题出版倾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新时代社会主义作家创作的基本方向，也是出版业要遵循的根本指向。他的报告文学与主题出版，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无缝对接。他最近几年的作品《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浦东史诗》《那山，那水》《大桥》《国家行动》《革命者》《诗在远方》等，往往饱含深情而又不乏理性，气势磅礴而又内容深刻，指向正确而又没有矫揉造作，他的作品与我们的重大事业贴得很紧，而且已经形成了惯性，是一位执著地为党和国家伟大事业叙事的作家。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总能在宏大的叙事中阐发出深刻的思想，成为支撑作品的精神力量。比如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桥》，既是一部关于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物质的、物理的、惊心动魄的宏大建设场景及过程之描写的报告文学佳作，更是一部关于以林鸣总工程师为代表的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中国工程专家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人群众精神的、心理的、思维过程的深度发掘和精准扫描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写道：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抗争基因，在他们的头脑里浸润着的是宋朝名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这就把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勾连了起来。他在作品中写道，林鸣总工程师可以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几乎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他们对毛泽东智慧的推崇与娴熟运用，克服了建桥过程中施工技术和大海环境双重无知的叠加。这表明了大桥建设的正气歌，其实是中国道路生动的诠释和解说，中国理论最有力的验证和传播。港珠澳大桥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超越和创造，何建明把一组组令人望而生畏的数据变成了得心应手的、打动读者心灵的工具，以至这本文学佳作成为了大桥工程学的一本辅助教材。该书还记述了大桥建设工程团队既会计算又会算计的经济头脑，包括从国外合作者那里争取我们的利益等等。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反思维特点。这种反思维往往能吸引和感染读者与他产生共鸣，进入他的文学场景，和他一起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考自己的立场选择，甚至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这种反思维特点主要体现在《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报告文学作品中，比如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本书中，他向国人提出了10个重大问题，我们不妨抽出几问。第一问，为什么在抗日斗争中，中国的汉奸如此之多？抗战中，党领导的军民有一半力量是跟汉奸和伪军打仗。第二问，我们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呢？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幸存者回忆说，2000多名军队被十几名日本军人押解到长江边上屠杀，没有人反抗。第五问，我们就不能注意点儿细节吗？日本人对自己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记录得清清楚楚，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者，在不短的时期内却总说“大概”“估计”“差不多”。第七问，我们的内耗为什么总比抵御外敌的力量强？南京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为政是重要因素。第十问，如果侵略者再次举起屠刀，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为什么日本这么一个小国老打我们，而每次我们基本上都是输了。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但日本人根本不服。日本人的理念就是，一个日本人可以打垮、打赢100个中国人。记得我在一次活动中作为主持人对他这本书的演讲总结时提出：对日本军国主义，要再认识；对蒋介石和蒋介石集团的本质，要再认识；对我们民族在大屠杀中的种种表现，也要再认识。

我认为，应该从何建明和他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包括逆规律背后更深刻的原因，特别是在主题出版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家基本出版制度有机构成部分的时代背景下，揭示何建明作品对当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意义，对未来的文学发展或许会有所启发。

主题性、思想性与反思性——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几个特点 □郝振省

■第一感受

来自“人境”，超越“人境”

□吴思敬

高丽敏把她的新诗集命名为《结庐人境》，无疑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陶渊明有一首名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这首诗表现了陶渊明洁身自好的品格与高雅的审美情趣。高丽敏对此自然也是心向往之。但高丽敏生活的毕竟不是陶渊明那个时代，她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大隐隐于市”。她知道自己是世俗中人，她生活在“人境”，但是她不要被自己周围的“人境”俗化，她要超越这个“人境”，她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找到了一种超越的方式，那就是诗。来自“人境”而又超越“人境”，这就是高丽敏从陶渊明身上受到启发，而又自我寻觅出的一条诗的道路。

京西门头沟，这就是高丽敏所生活的“人境”。她出生在沿河城：“母亲生下我那一刻/我就爱上了城和一条河/我是小城的庶民也是孩子/梦始终是城中之梦/像胡同血管的‘栓塞’/自守心城。而我爱/那城墙的裂隙——亲切真实/仿佛亲人故人在此留下皱纹纹/”

高丽敏的诗植根于“人境”，植根于生活的深处，但是生活现象的实录与照搬。高丽敏是喜欢思索的人，她把自己思索的成果，凝聚在诗中，因此能给人以深沉和厚重之感。如《活在慢里徒步如飞》《每一天都是不用着急的白纸》《于无声处》《临窗》《世界是用来遗忘的》等，每首诗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一个生活的哲理。像这首《活在慢里徒步如飞》，先写“活在慢里”：“在花的香气里慢/在新生叶生长里慢/在太阳落下去起里慢/在春雨秋霜转身里慢/在自己的影子里慢。”慢，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人们不仅要到达未来遥远的目标，而且还要不时停下来，歇歇脚，看一看周围的风光，取一种更自然、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生活情趣，可以带来超越人生短暂这一时间局限性的契机。诗人愿意在慢生活中体验生命之美，但“又无时不在徒步如飞”，这是因为她感到时间的飞速流逝：“在落花的叹息/在女儿日渐丰满的来日/在染发遮盖不住母亲的白发……”在诗人看来，慢与快是统一的，“那些慢有多慢/这些快

就有多快”。这便写出了生活中慢与快的辩证法。人生的秘诀，便是在慢与快之间，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既不要因行进过快而不堪重荷，也不要沉溺于玩赏而空耗生命。

高丽敏在从生活中捕捉诗情的时候，避免生活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侧重开掘生活事件后面的象征性内涵。拿《杀牛》这首诗来说，开头先写杀牛的起缘：“一头牛折了腿成了残废/杀它省了很多力气”。残废不仅不能成为疗救的对象，反而成为必死的借口，透露出一种强权的逻辑。《杀牛》这首诗，没有直接写杀牛的过程，毕竟那太血腥、太残忍了，诗人写的是杀牛后的场景：泥坯地上蔓延的血迹，搭在场院墙上的牛皮，大小不一的荆条篮子里的肉、牛骨、脏器。按一般写法，杀牛到这里就可以停手了，但这只能造就一首平庸之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晚归的牛群”突然出现了：“晚归的牛群路过场院/任皮鞭抽打就是不走/牛们低着头，大颗大颗的泪/低吼长嚎，声音冲天/声音入土”（《杀牛》）。在这痛彻脏腑的呼号中，显示的是物伤其类的悲哀，这与前边所写的屠牛与瓜分牛肉牛骨的人的冷漠，恰成明显的对照。最后四句：“花椒，大料，葱姜/这些人的味蕾欢喜的东西/它是牛的时候没有吃过/现在饱喂它的尸块”。用异常冷静的笔法概括被屠的牛的命运：生前它吃的是草，死后它的肉加上调料成为人的美味。透过“杀牛”这一事件，作者对人性扭曲与冷酷做了深刻的批判。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不只记录生命，而且为世界命名。高丽敏在多年的写诗实践中，不断磨砺自己的语言，让诗思在灵动优美的语言之中不停地闪耀。像《在草原》一诗中这样的句子：“把湖水弯成一把钥匙/握在手心。如同握住草的心跳”“牧羊人挥动鞭子，赶动一条羊群的河流/追到了夜色却追不上成年的草原”，奇妙的想象与优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让语言显示出饱满的张力。

在平凡的“人境”中发现美的眼光，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对语言的诗性把握，三者的巧妙融合，构成了高丽敏诗歌的魅力所在，也为她未来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根基。

■评论 “在高的意义上”的人生抒怀

□贺绍俊

最初知道黄怒波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我的校友，且开创了一家很牛的公司，还慷慨地资助北京大学的诗歌研究。后来读到他的诗，被他具有奇特想象的诗句所惊诧。与此同时，也知道了黄怒波还是一名登山运动爱好者，他曾攀登珠穆朗玛峰。这完全是我不敢企及的事情，因此对他多了几分敬意。在我心中，黄怒波是一位阅历丰厚、有着雄心壮志的弄潮人，他的经历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终于，他写出了自己的小说，而且的确是以自己的丰厚阅历为素材的，这就是我刚捧在手里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气的《珠峰海螺》。

小说主人公英甫是一位敢拼敢闯、有谋有略的企业家，他曾经数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是英甫在商海上面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他所开发的大型地产项目“东方梦都”就在竣工之际，却陷入一场商业阴谋之中，几只商业黑手对他的这一项目进行疯狂围猎，等待他的是彻底破产的结局。此时，英甫以重新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他反击的一招。这就引出小说的第二条线索：英甫攀登珠峰最后三天所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两条线索都强调了生死主题。我发现，黄怒波对生死问题非常在意，这似乎是在商海拼搏和登山运动中共同的、同时也是最强烈的体验。难怪我过去读他的诗时，就发现在他的诗歌中不乏死亡意象。比如：“当光线照耀我们之时/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死去”。特别是他写登山的诗，都被他称之为“死亡回忆”，他吟诵道：“谢谢死亡也谢谢星星/在8844米我因此多看了世界几遍”。只有读了他的这部小说，从他的叙事中，我才真正理解到，他在诗歌中的死亡意象之所以不是抽象和虚空的抒情，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小说中的英甫显然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因此作者能将英甫与死亡抗争的故事写得那么真切、那么揪心。在大自然施展自己超级本领时，人的身体变得非常渺小。小说并没有以神化的方式刻意将英甫塑造成一个超级英雄，而是真实地描写了他在恶劣天气和险峻高山环境下的惨烈和痛苦。难得的是，黄怒波并没有因死亡意象而走向悲观和绝望，相反，强烈的死亡体验更激发起他生的意志。在黄怒波的精神世界里，关于生死主题严格来说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主题。向死而生，在《珠峰海螺》这部小说中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攀登到珠峰8750米高度时，风雪越来越大，英甫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他趴在雪坡上，脑袋肿胀动弹不得，在山上昏睡了整整一夜，只能等待山下来人救援。死神一次次在他的面前流连，最后时刻，竟是他从身旁死去的战友怀里发现了一瓶尚未使用的氧气瓶，充足的氧气使他有下了山的力量。小说将这一刻写得非常神圣：英甫山下走时，从背包里掏出随身带的法器海螺，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这个圣物，“英甫新生了，像是刚从母亲子宫里孕育而出的婴儿，要踏上回到人间的路。”这一次，他是自信而又从容的。因为，他明白了，生，是为了死。而死，又是为了生……”

小说在登山的篇幅中不是孤立地写了英甫的生死遭遇，而是作为一次国际大营救中的一幕来写。这次登山活动突然遭遇极端恶劣天气，不少登山者都困在山上，这些登山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小说极其生动地描写了在那儿时的危急时刻，大本营的登山队员和向导们如何紧张地展开了一场国际大营救，焦虑、慌乱、暴躁、担忧，但就是在这样的情绪笼罩下，人们不过过一次机会，去寻求最佳的途径，也忘记了劳累和伤痛。也许这正是英甫的幸运之处，尽管他孤身困在8000多米的第二台阶，但总有人要不顾一切地为营救他而想出各种办法。不管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我读来就觉得这完全缘于英甫历来的以爱心和善意与人相处。小说深情地写到了英甫与向导加措、甘米、旺多的友情，这种友情让他们无时无刻都牵挂着英甫的安危，比如正在珠峰南坡尼泊尔境内替美国登山者做向导的甘米，竟然翻过峰顶给英甫送来了氧气瓶。可以说，正是大家无私的爱为英甫灌输了更新鲜的精神“氧气”，才会让英甫闯过死亡大关。

但小说不仅写到爱，也写到了恶，而且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恶。这种恶主要来自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即英甫在商海的故事。英甫接下“东方梦都”这一大型工程后，就被各种利益集团盯上了，他们采取各种阴谋手段企图从这里攫取到最大的利益。这是一场充满着邪恶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甫常常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因此在这条线索的叙述中，构成了小说的另一种死亡意象。小说结构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让登山和商海这两条线索平行展开，而是将二者交织在一起，让自然与社会形成互文性，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悬

疑，小说的风格也更加诡异。当“东方梦都”竣工之际，各种利益集团和阴谋者纷纷跳出来，他们合谋要致英甫于死地，从而将这一工程收为己有。英甫早已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便灵机一动，赴西藏去参加登珠峰的活动，他的用意是要借登山拖延这几个月的关键期，只待期限一过，一切阴谋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然而，阴谋者的魔爪也伸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他们精心安排，欲在登山过程中让英甫合情合理地死去。小说以商海的故事，尽情揭露了资本和金钱对于人性的腐蚀，控诉了附着于资本和金钱上的冷酷、凶残的另一面。这便是充斥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死亡意象。所幸的是，主人公不仅从自然的死亡威胁中走了出来，而且也从社会的死亡威胁中走了出来，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在小说的扉页上，黄怒波引了一段鲁迅的话：“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是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彰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段话引自鲁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写的一篇文章，在鲁迅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审问客体世界的恶，也在审问自己的恶，这正显示出陀氏的伟大。黄怒波推崇鲁迅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在向人们表白，他希望自己的这部小说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仅要审问在商业世界的恶，也要剖析自己的灵魂。黄怒波的确是朝着这一目标酣畅淋漓地写下来的，他向人们袒露自己的灵魂，抒发自己的情怀。我想补充的是，在鲁迅的那段话后面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黄怒波一定是记住了鲁迅的这句话，他对于登山和商海的叙述绝对是在写实主义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现实生活中，黄怒波也是一个严谨的写实主义者，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埋头盯着脚下的写实主义者，他的行动、他的决策，更包括他的写作，在他的内心还有一个“在高的意义上”的追求。难怪他会钟情于登山，山是大自然的高度，而黄怒波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同时我也会体会到黄怒波在写登山故事时为什么一定要加进商海故事，他是想通过英甫这一形象来证明，“在高的意义上”不仅针对大自然而言，也是针对社会而言。正是因为有一个“在高的意义上”的激励，英甫才能够在商海中不畏生死，一路向前。此时，“在高的意义上”便意味着要做一名有着社会担当的企业家。《珠峰海螺》真是一部能够让读者读来热血沸腾的小说，它是一位亲历者在“高的意义上”的人生抒怀！